

南宋“外卖小哥”担起的百物传奇

2023年6月,中国邮政首次发行《货郎图》特种邮票,让南宋画家李嵩和他的《货郎图》在网上流传开来。画中古代的“外卖小哥”,为着一家老小的生计操劳忙碌着,方便了民众生活,被网友称为“流动的便利店”“移动的杂货铺”。“双11”之际,《货郎图》常出现在一些宣传海报上,成为商业街区的形象展示。浓郁烟火气,使《货郎图》轻松跨越了历史,穿越到今天。

以当代眼光看《货郎图》固然有意思,但历史地看画,才能看到图画深处的意味,看到不同商品、不同商业模式背后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与思想观念。最早关注《货郎图》是在20年前,我读到清代宫廷中设立新年“买卖街”的文献——乾隆皇帝模仿大城市的商业街,在宫中设立“假扮”的市场,以供年节时娱乐。这激发了我的好奇心,也使我突发奇想,南宋李嵩《货郎图》中,那货品累累的货郎担子,会不会也是假扮出来的?在这个想法的驱动下,我写了一篇论文。此后很长时间里,《货郎图》都萦绕在我的心头,于是有了读者面前的这本书。

严格来说,“货郎图”不是一件作品,而是一个系列,一种持续数百年的绘画题材。其中最负盛名的《货郎图》,是曾经当过木匠的南宋宫廷画家李嵩的作品。奇怪的是,没有一篇南宋文献对李嵩有过详细记载。我们对他的生平仅有的了解,出自元初庄肃《画继补遗》,说他“虽通诸科,不备六法,特于界画(描绘建筑的绘画)、人物粗可观玩,他无足取”,意思是李嵩画法不精,只有建

筑画和人物画马马虎虎,其他类型则非常平庸。

这位“平庸”的画家,却为美术史贡献了精彩的“货郎图”系列。李嵩名下的《货郎图》有4件,都不是鸿篇巨制,一件是小型的横卷,三件是团扇。画虽小,精细程度却令人叹为观止,恨不得要用放大镜来看。《货郎图》中虽然没有任何建筑元素,但对货品的描绘,颇有“界画”描绘建筑构件时一丝不苟的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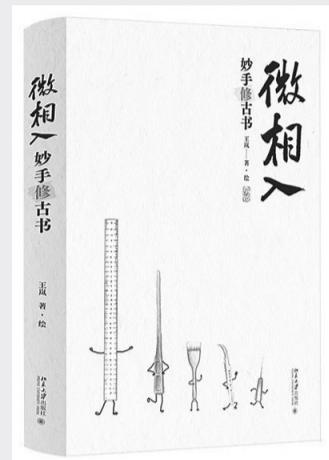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,“货郎图”画题在元代偶有人模仿,在明代宫廷内府被重新发掘,并蔚为大观。清代之后,宫廷绘画不再有“货郎图”题材的延续,但喜爱艺术的乾隆却饶有兴趣,在他看来,《货郎图》具有深刻的劝世之意:用佛教思想讽喻世人对物质世界的执念。这反映出对绘画的古典认知模式——把画作视为某种抽象哲理的显现。

其实,《货郎图》承载的物质文化内涵更值得关注。“物”的生产制造、传播流通、思想观念,无不与历史、社会息息相关。这种特色鲜明的物质文化不断在传承中创新,与今日的我们有着密切联系。《货郎图:小商贩肩挑大历史》尝试以百物杂陈的货郎担为纽带,围绕医药、祭祀、茶酒专卖制度、元宵表演、亲子图像等进行有趣的考察,在逐一辨识货物的基础上,展开从微观到宏观,从图像史到社会史,从小人物到大历史的追踪。

当然,想通过图画来理解一个时代,要做的事情太多了,让我们老老实实地从吸引人们眼球的几百件货物开始吧!

来源:人民日报

《微相入:妙手修古书》 ——我在图书馆修古籍



古籍修复,是一个古老而小众的行业。

许久以来,售卖书籍的书肆、书坊和字画装裱店也兼做修书生意。修书人,是传统手工业者中的一员。新中国成立后,具有一定古籍藏量的博物馆、图书馆专设有修书岗位。近些年来,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加强,古籍修复渐为人知。

提到修书方法,至今,我们仍遵循着1400多年前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中的记载:“书有毁裂……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织,微相入,殆无际会,自非向明举而看之,略不觉补。”意思是说,撕出如薤叶般窄小的纸条,用以修补书中断裂。“微相入”一词精辟、准确地描述了补纸与书页粘接、微微相搭的状态,修补痕迹难以察觉,体现了修复师精细入微的操作,与今日文物修复理念所倡导的修旧如旧和最小干预原则亦相契合。

这本《微相入:妙手修古书》是我在首都图书馆从事16年修书工作后写下的关于古籍修复的故事。我尝试用散文的叙述方式,分别从劫、器、纸、修、缘五个部分介绍修书这项传统技艺。

我国古代典籍文献浩如烟海。自造纸术发明后,纸张承载着华夏文明一路走到今天,大量脆弱的纸质文献在时间进程中饱受水火、战乱摧残。火烬、虫蚀、鼠啮、粘连、霉斑、纸张酸化……种种伤残,如今悉数归纳为《古籍破损定级参考图例(试用本)》中13种常见的破损形式。修书人面对破损古籍,如同医生面对患者的不同病症,需对症下药。为书延寿,便是古籍修复工作存在的意义。

若想把书修好,除了专业技术,必然也少不了修复工具这些好帮手。“器篇”中列举的竹启子、镊子、针锥等小物件,都是修书人应对各种书籍破损时的常备利器。其中用于裁纸和揭起托裱书画的竹启子多为修复师自制,劈出一个竹片,再用废布包裹上一块碎玻璃,对竹片进行刮削,慢慢打造成一柄薄刃的竹刀。用它来裁切绵软的补书纸,再合适不过。

除了修复工具,适宜的补纸也

是修书的重要材料,“纸篇”中,讲到为古籍选配补纸的重要性。传统手工造纸以植物的韧皮或茎秆为原料,经过蒸煮、漂洗、碓捣、制浆等一系列工序制成,质量上不同于市面售卖的书画宣纸,甚至不会刻意追求白净无瑕,反而特地保留一些暗黄和陈旧,这样的纸与晦暗的旧卷典籍相得益彰。用这类手工纸修书,由于纸张厚度和颜色的随机性,选配补纸经常需要反复比对、甄别,耗时费力。

现实工作中,我们也不是每一次都会遇到稀世的珍本、善本。修复最多的还是清代普通古籍。这类古籍通常是单张折页或部分粘连,严重妨碍阅读,不得已才送来修复,并要求不能拆书,快速修完。有点像医院里的急诊科,说是简修,其实对修复人员的应急处理能力是一种考验,光是书页折角挡字的情况就林林总总。“修篇”里讲述了这些匆匆来去的工作,虽然它们在档案记录中只留下一两个数字或寥寥数语,但修复师仍要认真对待。

最后的“缘篇”里,提到国家图书馆两位古籍修复专家不同以往的处理方式:一为胡玉清老师在修复敦煌遗书中没有撤出原有的粗硬麻线;一为朱振彬老师修复《韶山毛氏族谱》时刻意留下少许水痕的做法。在不妨碍阅读和不违背修复原则的前提下,老师们将书中损伤作为一种历史痕迹予以保留,这种做法无疑是大胆的尝试,也是他们基于多年实践探索而成,让我们对修复原则中的“修旧如旧”有了进一步认识。古籍修复的技法和理念正是这样,在一代代修复师的传递中不断调校改进,不断与时俱进。

《微相入:妙手修古书》中有近200幅插图,均来自我的手绘,那些小工具和修书的场景,皆是我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过日常工作,描绘它们的过程就像是在心里将喜爱的事物又深切地温习了一遍。

从贾思勰第一次写下“微相入”三个字的时代,到历史上书坊匠人默默无闻的时代,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老先生们承袭古法修书的时代,及至今日,我的老师们于实践中不断探索、完善修复理念的时代,修书技法或随时间流转,或因材料和工艺的不同而有些许变化,但修书人对待工作的耐心,以及秉持传承精神的责任感并未减少半分。

这个源自千年前的手工劳动,目前还无法被人工智能替代,修书人依然日复一日地面对书卷中的脏污、顽固的霉菌、虫吃鼠咬的缺损……用指尖的劳作为残旧古籍接续一段光阴。在寂寞的工作之内,在精巧的技法之外,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内容,也有许多值得静下心来、沉浸其中的乐趣存在。

来源:人民日报